



故宮珍本叢刊

學海君道部

第九冊 共九冊

故宮博物院編 海南出版社

故宮珍本叢刊第 500 冊子部雜家類

故宮博物院編

學海君道部

第九冊（共九冊）

海南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故宮珍本叢刊.第492~500冊,子部.類書/故宮博物院編.-影印本.-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0.12

本輯包括:學海君道部/(明)饒伸輯

ISBN 7-80645-874-3

I.故… II.故… III.古籍-善本-故宮博物院-叢刊 IV.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75627 號

故宮珍本叢刊第 500 冊

子部·類書

學海君道部

第九冊(共九冊)

故宮博物院編

責任編輯:李升召

*

海南出版社出版發行

海南省海口市金盤開發區建設三橫路 2 號 郵政編碼:570216

湖南省新華印刷三廠印刷

湖南省長沙市韶山路 158 號 郵政編碼:410004

本書正文用紙由金城造紙(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生產

*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24.5 印數:1-400 冊

ISBN 7-80645-874-3/Z·41

定價:5240 元(子部類書 33 種共 33 冊)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方面問題請與我社或承印廠聯係
我社爲本書每冊(種)書新編的目錄均置於每冊書末

學海君道部卷之二百一十二

繼統類

閏位嗣業三

五季篇

梁主嗣立章

鄧王友珪太祖是之子其母亳州管倡也丁卯太祖篡唐封友珪為鄧王太祖長子柳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友文本姓太祖特愛之常畱守東都兼建昌宮使帝以大梁舊弟為建昌宮次鄧王友珪為左右控鶴都指揮使次均王友貞為東都馬步都指使太祖末年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太祖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為太子而意常屬之友珪心不平友珪嘗有過太祖

閏位嗣業

卷三

一一

撻之友珪益不自安壬申五月太祖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於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太祖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必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攻圖時不可失六月丁丑朔太祖命敬翔出友珪為萊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時左遷者多追賜死友珪益恐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勅以信告之勅亦見功臣宿將多以小過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勅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仗於禁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太祖驚起問反者為誰友珪曰非它人也太祖曰誰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四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太祖刃出於背友珪自以敗旌裏之陳於寢殿秘不

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海馳詣東都命均王友貞殺友文已卯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鄧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務韓勅為友珪謀多出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辛巳丁昭海還聞友文已死乃發喪直遣友制友珪即位

綱目壬申

梁紀

夏六月梁鄧王友珪弒其主晃而自立

厄言曰五代史梁帝紀太祖之後為末帝不紀友珪為其大逆

又綱目日淺故絕之於梁也宋紹祚逆史稱元凶與友珪同至

楊廣則在位日久亦同嗣君之列矣今錄於末帝之前者以便

觀覽耳

末帝瑱初名友貞太祖第三子也丁卯封均王已巳出為東都馬步

閏位嗣業

卷三

一一

都指揮使友珪弒逆以友貞為開封尹東都畱守八月龍驤軍三千入戍懷州者潰亂東走所過剽掠友珪遣霍彥威等擊之斬其都將劉重遇友珪既篡立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言泉使至河中護國節度使吳元朱友諒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掖聲聞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耻之友珪加友諒侍中且徵之友諒謂使者曰所立者為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為友珪使韓勅討之友諒遂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九月友珪遣康懷貞與韓勅攻河中晉王遣李存審等救之敗梁兵于胡壁十月晉王自將與懷貞戰大破之癸酉二月友珪既得志遽為荒淫內外憤怨友珪雖唱以金縢終莫之附駙馬都尉趙殷鑒之子太祖之婿也左龍虎衛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屢奉使

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嚴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

耳楊師厚官中書令為光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時梁重兵皆

手又勳名為衆所服均王乃遣腹心馬慎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

政欲得其言論禁軍均王乃遣腹心馬慎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

王篡祚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

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弒逆吾不能即

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弒君父賊也均王

舉兵復讐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

處乎師厚曰吾幾誤計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表象先謀遣

招討馬步都虞侯張從賓將兵屯滑州為外應趙巖歸洛陽亦與象

先密定計友珪治龍驤軍滑州者搜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時

龍驤軍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以懷

閭位嗣業

州屯兵叛追汝輩欲盡阬之其衆皆懼莫知所為丙戌均王奏龍驤

軍疑懼未肯前發戊子龍驤將校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曰先帝

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為人所弒汝輩安所逃

歟乎因出太祖畫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趣洛陽雪讐耻則轉禍為

福矣衆皆踊躍呼萬歲請兵仗王給之重賞旦表象先等帥禁兵數

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為廷諤趙北垣樓下將踰城

自度不免令廷諤先殺妻後殺已廷諤亦自剄諸軍十餘萬大掠都

市計兵未至洛陽禁衛百司逃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杜曉侍講學

士李璣為亂兵所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宣政使李振被傷

至曉乃定象先襲傳國寶請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

地何必洛陽乃即帝位於大梁復稱乾化三年追廢友珪為庶人復

王友文官爵三月帝更名瑱遣使招撫朱友諒友諒復稱藩奉梁

綱目梁書比三春二月梁均王友貞起兵討賊友珪伏誅友貞立

於大梁均王瑱

劉氏曰君弒書討多矣未有書討賊者書討賊子義也立於大

梁何不以自立累友貞也然則魏齊王嗣西秦熾曙皆討賊而

立者也何以書自立嫡子故無嫡也非嫡也而書自則疑於奪

矣

尹氏曰歷代討賊者多矣未有書法如此明者蓋以均王正名

伏義詞旨暴白故特筆予之豈以朱溫之故而廢討逆之法哉

厄言曰瑱討賊復仇而後嗣業且其為君亦無大惡及國破家

閭位嗣業

亡而能以死殉社稷可謂賢矣卒滅於晉者則其父篡唐之餘

孽也雖然以溫為父珪為兄而有瑱世類安可觀入哉

後唐篡立章

明宗世本夷狄無姓氏初名邈佶烈以騎射事太祖克用克用以為

子賜名嗣源初在克用左右唐僖宗大順庚戌赫連鐸引吐蕃點曼

斯侵陷遼虜軍殺軍使劉胡子克用遣李存信擊之不勝克用讓之

曰非蕃部難敵乃公之懦也吾擇帳下豪俊副公戰必捷矣遂命嗣

源為存信之副遂破之克用為晉王以存信為河東蕃漢步騎大將

征討略無寧常命嗣源左右其軍丁卯春晉王克用卒子存最嗣立

嗣源以功授代州刺史辛未秋晉王拔相州以嗣源為相州刺史尋

改安國節度鎮邢州詳前戊寅七月晉王大舉伐梁嗣源將步

閭伍嗣業

卷三

五

五

騎萬人會于魏州進至楊劉與梁相拒已卯冬胡柳之敗嗣源與從
 珂相失晉軍撓敗不知所之或曰王已北渡河矣嗣源遂乘水北渡
 將之相州晉王攻潞陽援之嗣源復來見王晉王不悅曰公以吾為
 次耶度河安之嗣源頓首謝罪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然
 自是待嗣源稍薄觀此則作最已有旋嗣源之心嗣源不臣之迹著矣辛巳冬晉王與梁相拒
 于河上嗣源從晉王擊梁兵大敗之晉王以嗣源為蕃漢內外馬步
 副總管同平章事癸未春三月晉王以嗣源領橫海軍節度使代李
 存審鎮滄州四月晉王稱帝于魏州國號唐是為閏月莊宗遣嗣源
 襲梁鄆州取之以嗣源為節度使十月梁遣王彥章等攻鄆州嗣源
 遣從珂逆戰敗之彥章退保中都晉王至鄆州以嗣源為前鋒遇梁
 兵戰敗之遂圍中都彥章走追擒之莊宗發中都嗣源前行五日至

閭伍嗣業

卷三

六

六

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為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
 下今主上棄恩任威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坑
 魏博之軍近從馬直數卒諠競遽欲盡誅其眾我輩初無叛心但畏
 死耳今眾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
 河北為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為
 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
 何之因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邀擊張破
 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
 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說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
 無所歸我為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
 有至者初嗣源之為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眾萬人營于城南嗣源
 遣牙將張虔釗高行周等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疑嗣
 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眾
 不滿百又無兵伏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由
 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諸將曰吾明日當歸藩上章待罪聽主上
 所裁李紹真及中門使安重誨曰此策非宜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
 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口公若歸藩則為據地邀君
 適足以實讒惠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
 善自魏縣南趣相州遇馬坊使康復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李紹榮
 自鄴都退保衛州秦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
 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為金槍指揮使莊宗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
 厚爾往諭朕意勿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因欲殺之從審曰公等

既不亮吾父吾亦不能至父所請復還宿衛乃釋之莊宗憐從警賜名繼瑋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爲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于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它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公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康義誠曰王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時齊州防禦李紹虔奉寧節度李紹欽貝州刺史李紹英屯瓦橋安審通屯奉化軍嗣源皆遣使召之嗣源家在真定虞侯將王建立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李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孟縣趣鎮州與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衛州謀自白臯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爲殿於是軍勢大盛從子從璋自鎮州引兵而南過邢州

閨位嗣業

卷三

七

又

邢人奉爲留後莊宗乃詔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李紹榮自衛州至洛陽請莊宗如鷄店勞之紹榮曰鄴都亂兵已遣其黨翟建白據轉州欲濟河襲鄴汴願陛下幸關東招撫之紹榮所言指建白在禮所遣兵也不知嗣源已定莊宗從之乙亥發洛陽丁丑次汜水戊寅遣李紹榮將騎兵巡河而東嗣源親黨從莊宗多亡者或勸李繼瑋自脫繼瑋終不行莊宗問嗣源在黎陽遣繼瑋渡河召之爲李紹榮所殺辛巳嗣源至白臯遇山東上供絹數軋取以賞軍濟河至滑州遣人招平盧節度符習習與嗣源會於胙城安審通亦引兵來會時莊宗自將而東至汴州孔循遣使奉表西迎亦遣使北輸密款于嗣源曰先至者得之先是莊宗遣西方鄴守汴州石敬瑭使裨將李瓊以勁兵突入封丘門敬瑭踵其後自西門入遂據其城西方鄴請降敬瑭使人趣嗣源

牛嗣源入大梁是日莊宗至榮澤東命龍驤都尉姚彥溫將三千騎爲前軍入汴彥溫卽以其衆叛歸嗣源且曰京師危迫主上爲元行欽所惑事勢已離不可復事矣嗣源曰女自不忠何言之悖也卽奪其兵指揮使潘環守王村寨有芻粟數萬莊宗遣騎視之環亦奔大梁

莊宗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

諸軍離叛神色

沮喪登高難歎曰吾不濟矣卽命旋師夜復至汜水還至石橋西置酒悲涕是日晚入洛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至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會兩軍相樞密使共奏魏王西軍將至軍駕宜且控扼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莊宗從之自出上東門閱騎兵戒以詰旦東行四月朔郭從謙帥所部兵作亂莊宗召朱守殷不至俄爲流矢所中須臾殞劉后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等焚嘉

閨位嗣業

卷三

八

五

慶殿出走於是諸軍大掠都城是日嗣源至矍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爲群小蔽惑至此今吾將安歸乎朱守殷遣使馳白嗣源以京城大亂諸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之乙丑嗣源入洛陽止于私第禁焚掠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爲國家捍禦北方耳是日豆盧革師百官上牋勸進嗣源面諭之由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爲紹榮所隔披猖至此吾本無它心諸君遠爾見推殊非相悉願勿言也革等固請嗣源不許李紹榮欲奔河中就求王存霸從兵稍散庚寅至平陸止餘數騎楚送洛陽辛卯魏王繼岌至與平聞洛陽亂復引兵而西謀保鳳翔向延嗣至鳳翔以莊宗之命誅李紹瑨百官三

閩位嗣業

卷三

本

六、廿二

者晉王父子相傳其血嗣感矣且明宗晉王義兒也得國之後成成
坐視義父之遺育爲魚爲肉何忍也它日記可望麥飯灑陵乎
李紹榮被執至洛陽監國責之曰吾何負於爾而殺吾兒紹榮腹且
直視曰先帝何負於爾遂斬之監國恐征蜀軍還爲變以石敬瑭爲
陝西留後已亥以李從珂爲河中留後陝西以前其徑至洛陽河中
以備其北歸晉陽陝西并翻
魏王繼岌自興平退至武功宦者李從襲曰禍福未可知退不如進
請王亟東行以救內難繼岌從之還至渭水權西都留守張錢已斷
浮梁循水浮渡是日至渭南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請繼岌
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自伏於床命僕夫李環縊
殺之任圜代將其衆而東監國命石敬瑭慰撫之軍士皆無異言史
西軍歸心
於新主監國內外機事皆決於李紹真主寅有司議卽位李紹真
乳循以爲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

廢姓於唐爲唐復讐賜姓於唐劉駱祖以平亂前之功始繼昭宗後賜姓李也爲唐復讐謂莊宗戚梁也 政備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霍彥威曰循舊常事梁者也當時在監國左右者未必皆 吾宗屬視吾猶子莊宗卽位尊其祖國昌爲獻祖監國亦沙陀種故莊宗屬 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莊宗追尊父晉王李嗣爲太極武皇帝 先帝垂二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莊宗卽位尊其祖國昌爲獻祖監國亦沙陀種故莊宗屬 所託乎不惟殿下忘三世舊君吾曹爲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樞前卽位之禮衆從之丙午監國自興聖宮赴西宮服斬衰於樞前卽位自巳丑入洛至此二十日先是未敢卽位者嫌王繼安猶在故也繼安旣死乃 決爲百官縞素旣而御袞冕受冊百官吉服稱賀也

閨位嗣業

卷三

十

10-10-10

五代史莊宗紀同光四年二月甲辰成德軍節度使李嗣源討趙在禮三月李嗣源反壬申嗣源入于汴州明宗紀天成元年四月丁亥莊宗崩己丑入洛陽甲午監國朝羣臣于興聖宮丙午始莫于西宮皇帝卽位于柩前斬紼以袞冕壬子魏王繼及堯

注曰樞前卽位嗣君之禮也反逆之臣自立而用嗣君之禮書從其實而不變文者蓋先已書反正其罪矣此書其實者見其猶有自愧之心而欲逃大惡之名也旣用嗣君之禮矣遽釋縗而服冕故書以見其情詐諸王薨不書此書有見明宗舉兵實反實從謙弒逆遂託赴難爲名及卽位時莊宗元子猶在則其辭屈矣

綱目丙戌唐同光四春二月唐遣李嗣源將親軍討鄴都唐討鄴兵劫

李嗣源入鄴唐李嗣源引兵向大梁唐主如關東李嗣源入大梁唐主乃還夏四月唐伶人郭從謙弒其主存勗李嗣源入洛陽唐李嗣源監國唐皇國嗣源殺劉后及諸王唐魏王繼岌至長安自殺唐主嗣源立

劉氏曰書郭從謙弒其主然後書嗣源入洛陽書魏王繼岌自殺然後書嗣源立皆順辭也綱目於嗣源多恕辭則亦亮其無利之心耳其後書監國嗣源殺劉后及諸王殺李紹榮殺孔謙亦責備賢者之意也

尹氏曰歐陽脩作五代史於莊宗本紀書李嗣源反自以為得春秋之法今綱目於嗣源之事待之甚恕是時倡亂者張破敗既不書其主各止書討鄴兵劫嗣源入鄴言兵則罪均於衆而

閩位嗣業

卷三

十一

嗣源之責為輕言劫則非嗣源奔意而出於衆兵之所劫特文不以軍亂為文而繼書嗣源奔相州于下則見其棄衆獨奔之意皆所以推原奔心以恕待之耳嗣源亦何以得此於綱目哉夫以莊宗失道寵信伶宦殺戮無辜軍民怨叛嗣源胡人目不識書非有篡國之心爭帝之意偶為亂兵所劫既越魏縣衆不滿百又欲束身請闕復為李紹榮隔絕迫於逃死進退維谷既而衆軍歸之如蛾赴火然後入洛入汴之行始不可遏以理言之固可責以不能死節之義若梁以反逆誅之彼亦有詞於我矣綱目誅亂臣討賊之凜平不恕而乃書法如此是豈私於嗣源者哉春秋誅心之法推見至隱亦以嗣奔心甚明初無它意耳趙穿弒君而歸獄趙盾者誅其心也源得國而綱目恕

之者源其情也一輕一重之間而綱目之情見矣春秋之法明矣尚何疑於歐陽氏之說哉

尹氏又曰按綱目於李嗣源多恕辭亮其無利之心也歐陽氏五代史書其反何明君臣之大義也方張破敗劫嗣源入城得間出宿魏縣奔相州時而書其反是誣之也若夫聽石敬瑭之計急趨汴州命安重誨移檄會兵欲何為哉及嗣源在汴唐主至萬勝鎮君臣相隔僅數十里間耳苟無反心胡不遣腹心之使陳忠赤之詞明其為元行欽所隔絕安知唐主不亮其心也哉况大梁天子之城乃公然占而據之車駕將至不行避及其返也又以兵踵之而西其意果何在哉謂其無利之心愚不敢以為然也五代史以反書之夫豈過哉然通以一反辭

閩位嗣業

卷三

十二

該之則似乎無所分辨故五代史於前書親軍劫其入城至是大梁始以反書焉或曰嗣源非有篡國之心爭帝之意偶為亂兵所劫姦臣所逼迫於逃死進退惟谷蓋有不得已焉耳嗚呼春秋無將將則必誅茲何等事而可以不得已而不已哉然則為嗣源計將奈何方其出宿魏縣之時聽安重誨之言束身單騎由間道星行赴闕面陳其被劫之伏狀地俟罪元行欽雖欲問之胡可得邪又不然得李紹興五千之兵即整肅部伍申明號命移檄遠近以明本心返旆直抵鄴城期縛趙在禮以獻闕下雖所奏之辭沮而不達而所行之事足以自明百元行欽不能問之矣計不出此乃陷於篡逆之罪惜哉

危言曰綱目於篡逆之君畧不少恕而獨於嗣源反書其劫監

國不書自爲殺后不書弒若爲之諱惡然者此諸子調綱目於
嗣源多恕詞也劉氏謂亮其無利之心則綱目宜無此意書
引兵向大梁書殺諸王則其惡亦自不可隱矣入大梁而不奉

莊宗入洛陽而不立魏王謂無利心乎劉氏又云書殺以責備
賢者夫篡逆之人安得爲賢直書以著其惡豈爲責備之詞哉

閔帝從厚明宗第三子也丁亥明宗卽位以皇子從榮爲天雄節度
使戊子二月以從厚爲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榮聞
之不悅閔帝京邑又握兵柄地親權也丑四月以從榮爲河東節度

使北都留守庚寅三月以從榮爲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爲河

東節度使北都留守兩易二八月立從榮爲秦王從厚爲宋王從爲

天雄節度使壬辰二月加宋王兼中書令秦王從榮以從厚聲名出

閔位嗣業 卷三 十三

已石尤忌之從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癸巳八月明宗疾

太僕少卿何澤表請立從榮爲皇太子明宗覽表泣下而從榮亦曰

執政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明宗聞之乃以從榮爲大元帥十月

明宗疾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明宗不能應從榮出是夕明宗實小

愈而從榮不知從榮自知不爲時論所與恐不得爲嗣與其謀欲

以兵入宮先制權臣將兵至端門康義誠李漢瓊入見明宗言從榮

反兵已攻端門明宗泣謂義誠曰卿自處置義誠等攻從榮斬之并

殺其子明宗悲駭由是疾復劇癸巳馮道帥羣臣入見明宗於雍和

殿明宗兩泣嗚咽曰吾家事至此悲見卿等甲午遣孟漢瓊徵宋王

從厚入侍疾且命漢瓊權知天雄軍府事戊戌明宗殂辛丑宋王至

洛陽十二月癸卯朔始發喪六日始發宋王卽位明宗殂四日而後

宋帝從珂明宗養子也母魏氏鎮州人先適王氏生從珂明宗從莊

宗戰河北得魏氏以爲妾故從珂爲明宗子及長以勇健知名明宗

愛之常與高行珪分將平兵以從丁亥莊宗稱帝滅梁以從珂爲北

京左廂馬軍指揮使遷衛州刺史己丑三月明宗以家在太原表從

珂爲北京內牙指揮使以便其家莊宗怒曰嗣源握兵柄安得爲子

奏請乃黜從珂爲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鎮明宗入洛陽自

稱監國以從珂爲河中留後以備征蜀還軍丙午明宗篡位辛卯二

月如從珂同平章事初明宗在真定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琦

歐重誨重誨走免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至是重誨用事自皇子從

榮從厚皆敬事不暇時從珂爲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重誨屢短之

閔位嗣業 卷三 十四

於明宗明宗不聽重誨乃矯以明宗命諭河東牙內指揮使楊彥溫

使遂之是日從珂出城閱馬彥溫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扣門詰

之曰吾待汝厚何爲如是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耳請公

入朝從珂止于虞鄉遣使以狀聞使者至壬寅明宗問重誨曰彥溫

安得此言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明宗疑之欲誘致彥溫訊

其事除彥溫絳州刺史重誨固請命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

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討之明宗令彥稠必生致彥溫吾欲面

試之召從珂詣洛陽從珂知爲重誨所構馳入自明加安重誨兼中

書令從珂至洛陽明宗責之使歸第絕朝請辛亥索自通等拔河中

斬楊彥溫癸丑傳首來獻明宗怒藥彥稠不生致漢責之安重誨諷

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明宗曰吾兒爲姦黨所傾未明曲直

公輩何為發此言意不欲置之人間邪此皆非公輩之意也二人惶而退它日趙鳳又言之明宗不應明日重誨自言之明宗曰朕昔為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為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重誨曰陛下父子之間臣何敢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使閑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復言丙辰以索自通為河中節度使自通至鎮承重誨指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以為從珂私造賴王德妃居中保護從珂由是得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惟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呂奇居相近時往見之從珂每有奏請皆咨奇而後行辛卯二月以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重誨時方伐蜀為朱弘昭所召奏詔召還未至京師而除河中不察明宗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丙寅以從珂為左衛大將軍六月復以從珂同平章事充

閹位嗣業

卷三

十五

西都留守安重誨既死復用從珂守壬辰七月以從珂為鳳翔節度使從珂起兵癸巳五月戊寅立從珂為潞王十二月明宗殂宋王從厚立朱弘昭為贊用事加從珂兼侍中初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帝征伐有功各得衆心朱弘昭為贊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明宗有疾從珂屢遣其夫人入省侍及明宗殂從珂辭疾不來以主少國疑也其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從珂陰事此小人之間相猜阻之迹見矣合執政意使臣使臣時從珂長子重吉為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禁兵已亥出為亳州團練使從珂有女惠明為尼在洛陽亦召入禁中從珂由是疑懼兵張奔二月朱弘昭馮贊謀從珂為河東節度使兼北都留守徙石敬瑭為成德節度使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監送赴鎮潞王從珂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

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粗率樂禍前代安重誨鎮河中手殺之從珂聞其來尤惡之欲拒命則兵弱糧少不知所為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從珂問觀察判官滴河馬胤孫曰今道過京師當何向為便此胤孫曰對曰君命召不俟駕臨赴鎮又何疑焉諸人凶謀不可從也衆哂之言當過京師臨大行之意然後赴大原也馬胤孫之言備而安重誨之從珂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立少謂殺而安重誨專制朝權別疎骨肉勸搖藩垣謂易置石敬瑭懼傾覆社稷今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辨願乞靈鄰藩以濟之從珂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自鳳翔趣洛陽道出長安尤欲與之相結遣推官郝詵押牙朱廷义等相繼詣長安說以利害餌以美妓

閹位嗣業

卷三

十六

不從則令就圖之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豈與鳳翔同反遂執詔等以狀聞時從珂使者多為隣道所執不則依阿操兩端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外請以王思同為統帥辛卯以師同為都部署藥彥稠副之長從簡為都虞候尹暉楊思權等皆為偏裨丁酉加王思同知鳳翔行府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從珂老於行陳將士微去皆負者心皆向之詔遣楚匡祚執亳州李重吉幽於宋州洋王從璋行至關西聞鳳翔拒命而還三月護國節度使安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劍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奏合兵討鳳翔乙卯諸道兵大集於鳳翔城下攻之克東西關城中死者甚衆丙辰復進攻城期於必取鳳翔城斬卑淺守備俱乏衆心

兒急從珂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從我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張虔釗性褊急主攻城西南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反攻之虔釗躍馬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主也楊思權本黨於秦王從榮死思權不自安久矣因乘勢奉迎王王於明宗諸子為長故稱為大遂帥諸軍解甲拔兵請降於從珂自西門入以幅帟進從珂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為節度使勿以為防圍從珂即書思權可邠寧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眾皆奔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王思同及張虔釗等五節度為六節度使按孫漢昭時與元當以藥彥稠足之數從珂悉歛城中將吏士民之財以犒軍至於鼎釜皆佔直以

閔位嗣業

卷三

十七

於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馮贛大懼不敢對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為已功乃白師驚潰蓋主將失策耳今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效幸陛下勿為過憂閔帝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將兵拒之義誠固請自行閔帝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軍士益驕無所畏是遣楚王祚殺重吉於宋州王成從珂至昭應癸亥至靈口前軍執王思同以至從珂責讓之思同請死從珂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耻見其面從珂之過長安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屬從珂醉不待報而殺之甲子從珂至華州獲藥彥稠囚之乙丑至閩鄉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西軍皆迎降無一人戰者丙寅康義誠引侍衛兵發洛陽詔以衛衛馬軍指揮使安從進為京城巡檢從進已受從珂書潛布腹心失是日從珂至靈寶護國節度使安彥威臣國節

閔位偏業

卷三

十八

帝欲許魏州召孟漢瓊使詣魏州為先置漢瓊不應召單騎奔陝是夕閔帝以五十騎出玄武門北走康義誠至陝待罪從珂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出諸公何為不能終始陷吾弟至此乎義誠大懼叩頭請死從珂素惡其為人未欲遽誅且看之馬步都虞侯長從簡左龍武統軍王景戡皆部下所執降於從珂為東軍盡降東軍謂自洛陽來者從珂上殿於太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四月庚午朔未明閔帝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問以大計敬瑭請與衛州刺史王弘贇圖之乃往見弘贇問之弘贇不應敬瑭還見閔帝于衛州驛敬瑭牙將劉知遠盡殺閔帝左右從騎獨置閔帝而去敬瑭敬趣洛陽是日太后令內諸司至乾壕迎從珂從珂亟遣還洛陽壬申從珂至蔣橋百官班迎於路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

閔位偏集

卷三十一

十九

五十五

賤勸進從珂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從珂答拜道等復上賤勸進從珂立謂道曰予之此行非獲已侯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癸酉太后下令廢閔帝為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權以書詔印施行百官詣至德宮門待罪從珂命各復其位甲戌太后令曰先皇帝櫛風沐雨平定華夷嗣洪業于艱難致倉生當唐八年臨徵萬靈舒蘇歸馬休牛方期於偃戢霄衣肝食久積於憂勞竟至倦勤悲厭伐爰自鄂王嗣位姦臣弄權作福作災不誠不信離間我骨肉猜忌我親賢不自制書擅移藩邸而又遽具戈甲大撓軍民遂致鄂王輕捨宗桃不克負荷洪基太寶危若綴旒須立長君以紹不構皇太子潞王從珂日躋孝敬天縱聰明有神武之英姿有寬仁之

惟量先朝經綸卓味廓靜寰宇辛勤有百戰之勞竭盡贊一平之運臣誠子道冠古越今而又克已化民推心撫士率土之謳歌者屬上玄之眷命君臨一日萬機不可以暫擴九州四海不可以無歸況因山有期同軌期至永言嗣守屬在元良宜卽皇帝位是日暴雨乙亥從珂赴西宮宮莫遂卽帝位遣王弘贇之子嚮至衛州醜閔帝閔帝不飲醜縊殺之

五代史愍帝應順元年春二月鳳翔節度使路王從珂反

綱目甲午唐應順元年未帝從珂清泰元春正月唐以潞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

從珂舉兵鳳翔唐遣兵討之官軍降潰唐主出奔夏四月唐潞王

從珂入洛陽廢其主為鄂王而自立唐主從珂弒鄂王從厚于衛

州書法詳世系

閔位偏集

卷三十一

二十

五十六

晉主嗣立章

出帝重貴高祖兄敬儒之子也敬儒為唐騎將早辛高祖養重貴以為子重貴少而謹厚善騎射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丙申十一月契丹主立高祖為皇帝高祖與契丹主將自晉陽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咨於契丹主契丹主令盡出諸子自擇之重貴貌類高祖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契丹主知重貴之可異日景延廣果立之然所謂乃可者言於帝諸子中為可耳契丹主固窺之矣乃以重貴為金紫光祿大夫北京留守太原尹河東節度使以留中為唐之舊制也丁酉九月召拜左金吾衛上將軍戊戌十月封重貴為鄭王充開封尹此封王者多書封亦或書立蓋因當時史官成文書之無義例也尋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丑八月以重貴為東京留守高祖如鄴都是時安重榮反

千鎮州襄州安從進遣使與之通謀高祖之發大梁也和凝請曰車駕已行安從進若反何以備之高祖曰卿意何如凝請密留空名宣敕十數通付留守鄭王聞變則書諸將名遣擊之高祖從之十一月從進舉兵攻鄧州唐州刺史武延翰以聞重責遣張從恩等討之庚辰高祖以鄴都留守李德琦權東京留守召重責如鄴都安從進攻鄧州不克至花山為從恩所敗奔還襄州十二月丙戌朔徙重責為齊王克鄴都留守廣晉尹壬寅四月高祖寢疾一旦馮道獨對高祖命幼子重睿出拜之高祖六子皆早死而重睿幼故高祖欲立之又令宦者紀重睿置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六月乙丑高祖殂道與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以謀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為嗣晉高祖託孤於馮道與吳王孫休是日重貴即位是日重貴即位

閔位嗣業

卷三

王

綱目壬寅夏六月晉主昶兄子齊王重貴立

漢主嗣立章

漢隱帝名承祐高祖第二子也丁未六月高祖稱帝以承祐為左衛上將軍檢校司從尋為大內都檢校十二月高祖立長子承訓為魏王承訓長而賢高祖愛之方屬以為嗣未幾卒高祖悲痛過甚戊申二月甲子高祖始不豫丁丑大漸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余氣息微不能多言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諭以誅杜重威也蘇逢吉曰皇子承祐未封王請亟封之未及封而高祖殂逢吉等秘不發喪庚辰下詔稱重威父子朕小疾謗議搖衆并其子弘璋弘璉弘璵皆斬之二月辛巳朔立承祐為周王同平章事有頃發喪宣遺制令周王即位時年十八

綱目戊申漢乾祐元年春二月漢主高祖杜重威伏誅周王承祐立

周主嗣立章

周世宗太祖養子也名榮本姓柴氏父守禮太祖之妻兄也初太祖未有子養以為子太祖為漢樞密使榮為左監門衛將軍辛亥四月太祖為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榮為貴州刺史天雄牙內都指揮使貴州時屬南漢漢以榮逢領刺史而共其則天雄牙將也十一月太祖舉兵南向留榮鎮鄴都辛亥正月太祖慕漢稱帝以榮為鎮寧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朝士為之遷佐榮屢求入朝樞密使王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癸丑正月榮復求入朝會峻在河上太祖乃許之峻聞榮入朝遽自河上歸戊戌至大梁二月王峻有罪幽於別所太祖見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專務間阻暫

閔位嗣業

卷三

王

今詣闕已懷怨望豈有身典樞機復兼宰相又求重鎮無君如此誰則堪之甲子貶峻商州司馬三月甲申以榮為開封尹晉王王峻既貶始召榮太祖自入秋得風痺疾十二月甲申乙亥朝享太廟不能拜而退命晉王榮終禮是夕宿南郊疾尤劇夜分小愈甲寅正月庚辰加晉王榮兼侍中判內外兵馬事時羣臣希得見帝中外恐懼聞榮典兵人心稍安初太祖在鄴都奇愛小吏曹翰之才使之事晉王榮榮鎮澶州以為牙將榮入為開封尹未即召翰翰自至榮恠之翰請間言曰大王國之儲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入侍醫藥奈何猶決事於外邪榮感悟即日入止禁中丙戌太祖疾篤停諸司細務皆勿奏有大事則晉王榮稟進止宣行之庚寅太祖命趣草制以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王專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壬辰宣制畢左右以聞太祖曰

吾無恨矣以丁仁鑄為永興軍節度使李重信領武信節度使樊愛能領武定節度使何徽領昭武節度使重進年長於晉王榮太祖召入禁中屬以後事仍命拜榮以定君臣之分是日太祖殂于滋德殿秘不發喪乙未宣遺制丙申晉王即位

綱曰辛亥周順元春二月周主以其養子榮為鎮寧節度使癸丑春

正月周鎮寧節度使郭榮入朝三月周主以郭榮為開封尹封晉

王甲寅周顯德元春正月周主疾篤詔晉王榮聽政周主威殂晉王榮

立

尹氏曰古人於族類尤重而後世亂之此綱目所以必書其食

子者亦別生分類之意也既書養子榮矣又書郭榮何正之為

周王之子也封子朱書姓者榮書姓何正名也五季不立也

開仙嗣業

卷三

五

子封為晉王則將承大業矣不可以不正也然則曷為不書子

不書子所以別於正統也故封子不書主此特書子得人也

卮言曰昔為節後春秋書戚周主弑君篡國宜無後矣而乃立

妻兄之子以為已子未定厥家先覆厥祀亦可嗤也綱目姑書

養子榮是無子也繼書郭榮是無父也今律有乞養異姓子為

嗣者問罪歸宗之條其不得為後明矣而尹氏乃云子得人也

豈綱目之意哉

恭帝宗訓世宗第三子也丁巳正月宰相請立皇子為王世宗曰諸

子皆幼且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也未五月世

宗北宗北取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立宗訓為梁王領左衛上將軍

癸巳世宗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是日世宗殂甲午宣遺詔命梁

王宗訓即位時年七歲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

開仙嗣業

卷三

五

學海君道部卷之二百一十三

繼統類

閔位嗣業

二北朝篇

遼主嗣立章

太宗以前
詳世家類

世宗皇帝阮小字元欲太祖孫讓國皇帝名僖即人皇王長子也太宗愛之如子丙午從太宗伐晉丁未二月封永康王四月丁丑太宗殂於藥城無遺詔南方州郡多叛士馬困乏軍中不知所為諸將欲立永康王以太宗子李胡及壽安王猶在朝猶豫未決時耶律安搏直宿衛元欲密召問計安搏曰大王聰安寬恕人皇王之嫡長先帝雖有壽安天下屬意多在大王今若不斷後悔無及會有自京師來者安搏

閔位嗣業

卷四

十二

詐以李胡歟傳報軍中皆以為信於是安搏詣北南二大王計之初太宗殂南院大王耶律吼詣北院大王耶律注議曰天位不可一日曠若請于太后則必屬李胡李胡暴戾殘忍詎能子民必欲厭人入望則當立永康王注然之會安搏來注據起曰吾二人方議此事先帝嘗欲以永康王為儲貳今日之事有我輩在孰敢不從但恐不白太后而立為國家啟釁安搏對曰大王既知先帝欲以永康王為儲副况永康王賢明人心樂附今天下甫定稍緩大事去矣若白太后必立李胡殘暴行路共知果嗣位如社稷何南院大王吼曰此言是也吾計決矣乃整軍召諸將令曰大行上賓神器無主永康王人皇王之嫡長天人所屬當立有不從者以軍法從事諸將皆曰諾遂奉王即位于太宗柩前甲申次定州命天德朔古鮮里等護梓宮

先赴上京太后聞遼主即位遣太弟李胡率兵拒之六月甲寅朔次

南京五院夷離董安端詳穩劉哥遣人馳報請為前鋒遇李胡于泰

德泉李胡戰敗走還太后乃親帥師禦之遼主遣郎君勤德等詣兩

軍諭解七月遼主次潢河太后李胡整兵於橫渡夾岸而軍時惕穩

耶律屋質從太后遼主以屋質善籌欲行間乃設事奉書以試太后

太后得書以示屋質屋質讀竟言曰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願竭

效力若太后見疑臣雖欲盡忠得乎為今之計莫若以言和解事必

有成否則宜速戰以決勝負然人心一搖國禍不淺惟太后裁察太

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書示汝屋質對曰太弟永康王皆太祖子孫

神器非移他族太后宜思長計與永康王和議太后曰誰可遣者對

曰太后不疑臣臣請往太后乃遣屋質授書於遼主遼主遣宣徽使

閔位嗣業

卷四

十二

耶律海思復書辭多不遜屋質諫曰書意如此國家之憂未艾也能釋怨以安社稷則臣以為莫若和好遼主曰彼眾烏合安能敵我屋質曰即不敵奈骨肉何况未知孰勝借曰幸勝諸臣之族孰於李胡者無噍類矣以此計之惟和為善左右聞者失色遼主良久問曰若何而和屋質對曰與太后相見各紓忿惠和不難不然決戰非晚遼主然之遂遣海思詣太后約和往返數日議始定始相見交語責讓殊無和意太后謂屋質曰汝當為我畫之屋質進曰太后與大王若能釋怨臣乃敢進說太后曰汝第言之屋質借謁者籌執之謂太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聖太后曰立嗣聖者太祖遺旨又謂遼主曰大王何故擅立不稟尊親遼主曰人皇王當立而不立所以去之屋質正色曰人皇王捨父母之國而侮唐子道當如是耶大王見

后不少遜謝惟恐是尋太后臺于偏愛託先帝遺命妄授神器如此何敢望和當遣交戰擲籌而退太后泣曰向太祖遭諸弟亂天下茶毒瘡痍未起唐可再乎乃索籌一遼主曰父不爲而子爲又誰咎也亦取籌而執左右感激大慟太后復謂屋質曰議既定神器竟誰立屋質曰永康王順天合人復何疑李胡在側怒曰我在兀欲安得

多怨譴萬口一辭願立永康王不可奪也太后顧李胡曰昔我與太祖愛汝異於諸子諺云偏愛之子不保業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矣議遂定遜主謂屋質曰汝與朕屬尤近何反助太后屋質對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輕付故如是耳遼主喜其忠於是罷兵遜主入上京李胡以不得立居常怏怏述律太后既鍾愛之因與謀廢立

開位嗣業

卷四

三

五十四年

華

遜主遂幽后及李胡於太祖墓側誅司徒劉設及楚補里八月以崇德官分賜翼戴功臣九月丁卯行柴冊禮羣臣上尊號曰天授皇帝

以上見遼史本紀及陳氏續編

通鑑丁未四月契丹主德光至臨城得疾至殺胡林而卒趙延壽即日引兵入恒州契丹永康王兀欲東丹王之子也以兵繼入契丹諸將密議奉以爲主延壽不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所以供給兀欲與諸將同或說延壽曰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減萬人若不先事圖之延壽不決五月兀欲召延壽及張礪等飲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從容謂曰妹自上國等寧欲見之乎延壽與俱入良久兀欲出謂張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遺我一籌許我知南朝軍

益理耶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宣契丹主遺制即皇帝位舉哀成服既而易吉服見羣臣不復行喪歌吹之聲不絕於內契丹主兀欲以契丹太宗德光有子在國已以兄子襲位又無述律太后之命內不自安初契丹太祖阿保機卒於渤海述律太后殺酋長數百人至是諸酋長懼死乃謀奉兀欲勒兵北歸以麻答爲中京留守晉文武士卒悉留恒州獨以后宮宦者教坊自隨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王爲前鋒相遇於石橋太后以李彥韜爲排陳使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敗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墓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於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故數年之中不暇南寇

開位嗣業

卷四

四

五十四年

華

綱目丁未夏四月契丹耶律德光歿於殺胡林五月契丹兀欲執趙延壽而自立契丹兀欲勒兵出塞六月契丹兀欲幽其祖母於木葉山

續編丁未

漢天福十二
遼天祿元

夏四月遼主德光卒于藥城兄子兀欲立于軍更名阮遼主阮至恒州執趙延壽以歸遼太后使其太弟李

胡帥師禦遼主阮遇于泰德泉李胡敗績秋閏七月遼太后自將禦遼主阮遇于橫渡太后罷兵遼主入臨潢遼主阮幽其祖母述

律氏叔父李胡于祖州

穆宗皇帝璟小字述律太宗長子己亥封壽安王辛亥九月北漢主劉晏遣兵伐周世宗自將會之諸部不欲南行世宗強之行至歸化州祥古山癸亥祭讓國皇帝於行宮羣臣皆醉明王安端之子泰寧